遠景論壇



近期在中國網路上出現一部「如何成為流浪漢」的戲謔式影片，深刻反映出黨國敘事與人民生活經驗間的巨大鴻溝。（圖片來源：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yA3i6TEjp/）

中國網路「負能量」治理的邏輯與局限

洪敬富

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

近期在中國網路上出現一部「如何成為流浪漢」的戲謔式影片。它在影音平臺嗶哩嗶哩獲得逾六百萬次的點閱，一度躍居熱門影片排行榜第二名。在片中，它教導觀眾如何尋找食物，用紙板隔絕地面潮氣，以及避開監控攝影機。中國網民戲稱它為「青年大學習」和「2026 年輕人的必修課」。

這類黑色幽默看似網路玩笑，但實際上卻深刻反映出中國社會情緒與網路治理的深層變化。當「青年大學習」跳脫政治教育、領袖思

想與國家前途，而化做時下失業、躺平及最低限度的生存技巧，中共面對的網路環境已不是幾則諷刺貼文、影音，而是黨國敘事與人民生活經驗間的巨大鴻溝。

從內容審查到情緒治理：「負能量」成為治理的新類別

過往，當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災難、食安公衛問題、金融弊案、城管粗暴執法或街頭「獻忠事件」等，都可能在短時間內引發輿論表達憤怒與不滿之情緒。然而，當前「負能量」較之於過去最大的不同，在於它不再僅依附於單一事件，而是逐漸成為持續性、大面積瀰漫於社會的一種普遍負面、悲觀情緒。

「負能量」氛圍，犖犖大者如：青年失業、房地產低迷、地方財政困難、企業及政府部門欠薪、外賣騎手和基層店鋪的困境，使不同世代間都開始對未來中國不抱光明期待。網上小紅書、抖音及微博上廣為流傳的「不買房、不買車、不投資、不早婚就是贏家」等言論，既表現出個體消極的人生態度，也折射群眾生活中共通的挫折與焦慮，儼然已上升為社會結構性問題。

自習近平主政以來，中共中宣部和網信部門不再僅限於要求刪除直接挑戰政權的內容，更擴大為訓示各媒體從業人員及網路平臺，要積極傳播「正能量」並宣傳「主旋律」，強化人民對國家發展、黨的領導、愛國主義教育與中國前途的自信。準此，其治理目標已不局限於決定人民可以說什麼、看什麼，而是擴及規範哪些人民的感受適合公開表達、哪些情緒應被平臺放大，以及哪些悲觀論述可能被認定為涉及境外意識形態鬥爭與敵對滲透，危及國家／政治安全。

中共這套「負能量」治理，綜合歸納可分為四個相互銜接的層次。第一是標籤化，藉由「唱衰中國」、「販賣焦慮」及「惡意挑動負面情緒」等概念標籤，將成因各異的社會不滿重新編碼為可被辨識與處置的政治風險。第二是治理責任的平臺化，由黨國機關先行設定規範與政治紅線，再將內容審核、帳號管理及演算法調整等執行責任，下放至媒體平臺，使之成為日常網路治理的第一線把關者。第三是流量治理，透過降低推薦權重、限制搜尋、撤下熱搜或熱門話題標籤，以及關閉留言區等「降權」與「限流」手段，控制負面內容的可見度、擴散速度及相互連結的可能。第四是敘事替代，透過增加經濟成就、民族復興與奮鬥典型等「正能量」內容的供給，主動占據公共議程與使用者注意力，藉以稀釋乃至於替換網上悲觀的敘事。

「顛覆性放大」與網路治理的悖論

面對日益精密的網路審查，中國網民也相應調整其表達策略。他們未必直接批評黨國體制，而是進入官方媒體、政府機構或主旋律影片的留言區，借用官方帳號既有的流量與能見度，透過表情符號、諧音、反話、接龍或高度一致的集體留言，反轉原本官方的宣傳意義或議程。

較之於傳統的抗議，這種「顛覆性放大」不以建立獨立的異議傳播管道，而是他們借用官方宣傳網絡，搭官方宣傳的流量便車，將原本用以展示政治認同與社會共識的公共空間，轉化成集體反諷與不滿共振的虛擬舞臺。從而，官方或許仍然能掌握議題設定權與流量入口，但他們卻未必真正能控制網民如何解讀訊息，更難以完全壟斷公共意義的生產。

於是，這就構成了「負能量」治理的根本悖論：愈嚴密的關鍵詞過濾，往往愈會刺激諧音、圖像、暗語與反諷形式的持續創新；愈頻繁地刪除貼文或關閉留言區，也愈可能被網民視為官方無法正面回應現實問題的證據。固然管制能提高表達與傳播成本，但卻也可能使原本零散、甚至未必具有明確政治指向的生活抱怨，獲得共同的政治意義。

短期韌性與長期治理的代價

當前中國網路上的悲觀情緒持續擴散，雖不意味中共已經失去有效統治的能力，遑論它將面臨政權崩潰的危機。事實上，中共仍牢牢掌握強大的監控、審查、執法與組織資源，而時下群眾的不滿多僅為分散、碎片、且缺乏水平組織化的連結，同時他們亦未見清晰的領導人、穩定網絡關係與明確政治訴求的反對（組織）力量。

然而，對中共而言，長期將可能出現三個代價。其一，黨國敘事的可信度不斷耗損。當官方反覆傳播的「正能量」與民眾的生活經驗相距過大，宣傳不但難以發揮說服效果，反而可能成為網民挪用、反諷與嘲弄的素材。其二，資訊回饋機制的扭曲。地方政府、媒體及平臺為了規避政治責任，可能過度過濾負面資訊，造成社會實情和真實感受難以上達，進而削弱決策高層瞭解問題與調整政策的能力。其三，安全化邏輯凌駕一切。當官方將社會對失業、欠薪及房產價值縮水等經濟社會問題的批評，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「唱衰中國」或蓄意煽動

負面情緒的操作時，政策討論的重心便由問題的結構性成因與治理成效，轉向政治忠誠與國家安全，進而壓縮從公共政策角度進行調整與回應人民的空間。

總體而言，中共治理網路「負能量」這套機制，確實能在短期內抑制分散不滿的相互串聯，降低其轉化為集體訴求的可能，進而展現黨國體制的控制與調適能力。惟其局限卻在於，它無法根本消除生成情緒的社會經濟條件。只要失業、欠薪、住房、所得分配與階級流動受阻等問題持續存在，無論刪除多少貼文、關閉多少留言區，或增加多少「正能量」內容，都難以彌合黨國敘事與人民生活經驗之間的鴻溝。於是，當「如何成為流浪漢」竟被中國網民戲稱為「青年大學習」時，真正受到挑戰的已不只是某項宣傳內容，而是黨國解釋現實與承諾未來的能力。這正是中國網路「負能量」治理的根本悖論：中共可以透過情緒治理和演算法控制悲觀情緒如何被看見，卻無法藉由審查消除人們之所以悲觀的現實根源。

編按：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。

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

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，旨在針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，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轉化為政策研析，作為我政府參考，深化學術研究能量，並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。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 巷 1 號

Tel: 886-2-23654366
Fax: 886-2-23679193
http://www.pf.org.tw